

■郑明理

到达云南建水，导游介绍：建水古时候叫临安，所以古城还保留有“临安府署”。我很好奇：为什么建水也叫临安？原来建水明代府治的疆域南至安南（今越南），于是取“临近安南”之意，属地理方位命名。而杭州则是南宋时期作为临时都城被命名为临安府。可见建水与杭州虽均称“临安”，却源于不同的历史渊源。

建水古城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元代就始建庙学，明洪武年间建临安府学，万历年间有了建水州儒学，清代先后创办崇正、焕文、崇文、曲江四个书院。所以建水有“文献名邦”“滇南邹鲁”的美誉。

建水古城有四门，东曰迎晖门，南曰阜安门，西为清远门，北为永贞门。南、西、北三门因历史战乱和地震受损，仅迎晖门保存完好。而迎晖门之上，便是朝阳楼。

朝阳楼建于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比北京天安门还早28年，是建水古城最著名的地标建筑，也是网红打卡点。朝阳楼正面悬挂清代书法家涂暉于1739年书写的“雄镇东南”巨匾，展现古城军事威严；背面悬挂临摹唐代草圣张旭的“飞霞流云”四字牌匾，代表人文艺术魅力。

穿过迎晖门，步行在建水古城，能够感受到古城浓郁的历史气息和文化氛围。

作为明清云南科举重镇，建水曾出过2名翰林和76名举人。学政考棚的科举遗迹与朱家花园“循规蹈矩”的匾额题刻，似乎在诉说着边疆士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奋斗史。

我们先到云南提督学政考棚，她是云南省集中滇南临安、元江、开化（今文山）、普洱四府学子举行院试的场所，故又称“贡院”。

学政考棚坐北朝南，占地6000平方米，房舍有百余间。整个建筑以甬道为中轴线，形成六进院落，如展开的竹筒，将滇南科举史娓娓道来。在这里，可以感受古代科举制度与祈福文化的魅力，也可遥想四百多年的历史岁月里，那些童生和生员，不顾路途遥远，跋山涉水，千里迢迢，汇集建水，比试锋芒，实现通过科举达到做官的梦想。门口的一组雕塑再现了当年科举中榜者的风光：考中者，骑上大马，胸挂红花，在众人的簇拥下衣锦还乡！

往西走，就是建水文庙了，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庙又称孔庙，是古代用于祭祀孔子和推广儒家教化而兴建的礼制性建筑。建水文庙始建于1285年，经历代40多次扩建修缮，占地面积已达114亩。建水文庙仿照山东曲阜孔庙的风格建造，总体布局采用中轴对称的宫殿式，坐北朝南，规制严谨，宏伟壮丽，大门正中悬挂“太和元气”四个大字，有“金碧壮丽甲全滇”之称。进得大门，迎面便是孔子的巨幅雕像。孔子圣像身后是占地45亩的椭圆形泮池，堪称“天下第一泮池”！

文庙里不仅有精美的雕刻和壁画，有儒家礼乐的庄严传承，还有每个人心中不灭的文化灯塔。她宛如一部摊开的典籍，既是建筑艺术的瑰宝，又承载着边疆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虔诚皈依，让人深刻体会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

文庙的旁边就是临安府署，参观临安府署，可以了解古代衙门的历史与文化。漫步其中，仿佛穿越时空回到古代。这座始建于明洪武十五年的官署，六百年来始终以沉默的姿态，讲述着建水“文献名邦”的往事。

建水古城有很多牌坊，如“济世安民”“两迳锁钥”“翰林”“显灵”“文献名邦”“滇南邹鲁”等，也从另一个方面诠释了古城文化的厚重。

经过“翰林”牌坊往前走，不远处就是赫赫有名的朱家花园了。朱家花园始建于清光绪年间，由当地乡绅朱渭卿兄弟建造，占地面积2万余平方米，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含住宅、宗祠及42座天井、214间房舍，主体建筑呈“纵四横三”布局，融合江南园林与滇南民居特色，素有“滇南大观园”之称。

有人说，朱家花园像一本翻开的晚清笔记。三进六院的格局里，“循规蹈矩”“谨言慎行”的匾额与戏台藻井的繁复雕饰形成微妙对话，述说着朱家兴衰的历史。而朱家花园的后花园，就是一幅被时光绘就的水墨长卷：这里亭台楼阁错落有致，水池假山相映成趣，各种花卉争奇斗艳，似江南水乡，似苏州园林，似西湖春晓，美不胜收。

走过建水古城，在赞誉“雄镇滇南第一楼，晨钟遥荡几春秋”、感叹“朱家花园名四海，建水文庙誉滇中”之外，还想乘坐民国风格的米轨小火车，体会临安站当年的喧哗；来团山村晒个秋，寻找古村落的滋味；再到十七孔桥走一走，感悟历史与美的交融……



铁血深情

■施正勋

8月27日上午，关爱抗战老兵志愿队几位队员一早按照约定，驱车至瑞安动车站集合，迎接一对自东阳而来的贵宾。他们是八十八年前率部参加淞沪会战的国民革命军第6师33团团副朱福星之子朱惟几夫妇。

朱福星（1897—1975），字申卿，浙江东阳人，15岁入浙江第七师范学校，1915年因反对日本强占青岛及“二十一条”，愤然率50名同学投笔从戎，开启军旅生涯。1937年淞沪会战中，率部血战。第6师共有官兵一万多名，坚守阵地奋战七天七夜，最后仅剩下一千多名官兵。时任33团团长的朱福星率领士兵充当“尖兵团”，几番鏖战后，把日寇赶下涂滩。激战中，朱团长高喊“冲啊！”身先士卒冲向敌人，不幸身中三弹受重伤，倒在阵地上。战士们见状，以为朱团长已经阵亡，纷纷落泪。特别是来自瑞安林垟的战士彭康昌，更是失声痛哭。

2016年，百岁老兵彭康昌才知道，他的朱福星团长重伤后因抢救及时，并未牺牲，伤愈后回到老家东阳，被晋升为少将旅长。在当地，他凭着威望，带领群众继续抗日，被誉为“十四都乡荫荫大树”，称颂乡里。晚年的朱将军行医救人，德高望重，其子孙在当地亦颇有出息。

这次朱团长的儿子惟几先生来瑞安，是专程祭奠当年追随朱团长冲锋陷阵的彭康昌老兵。

彭康昌（1917—2017），13岁开始在林垟乡学剃头手艺，1932年，被第六师补充团叫去给新兵剃头，被迫逗留在军中。稍长，在军队当马夫，负责牵马。1935年，彭康昌被编入75军第6师17旅33团直属连迫击炮连1排1班当炮兵，后参加了八年全面抗战的大小战斗无数次。

从2016年开春起，我多次采访彭老。彭老叙述：平时，朱团长对士兵很体贴，行军也不骑马，总是让给体弱者骑，自己与战士一起走路，有时还替战士扛枪。彭老还记得，自己身材瘦小，军装太肥大，团长交代把军装改得让他合身；士兵家中有困难，团长就拿出自己的薪酬，给士兵5块、10块，士兵十分感激。在部队，彭老追随朱团长六年，朱团长体贴关心他，在他心目中，是位难得的好人。朱团长英勇杀敌、为国捐躯的壮烈形象，更是铭刻在彭老的记忆里。

获悉朱团长未曾战死，回乡后历经坎坷，死后坟墓安葬在老家的消息，彭老多次对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们表露有生之年要去东阳拜祭老团长的想法。

2017年2月28日，经过瑞安、东阳两地志



愿者联系，我们专程陪同百岁的彭老赴东阳祭拜朱福星，了却老人最后的心愿。

当日下午1时30分许，彭老胸佩抗战胜利纪念勋章，在朱团长的后人及志愿者搀扶下，来到位于东阳市巍山镇鲁鲁眼牛山公园的福星亭（朱福星将军纪念馆）前。老人凝望着亭内的石碑，神色肃穆，双眼渐渐发红，对着碑刻人像轮廓，举手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团长，我看您来了……”话刚出口，便痛哭失声，老泪纵横。

在朱团长墓前，百岁老人双膝跪地、磕头祭拜，泪如雨下。在场的众多志愿者、媒体人无不为之动容。

从东阳归来半年后，彭老便因年迈而“归队”了，朱团长的儿子朱惟几曾经特地来瑞安为彭老送行。

事隔整整八年，朱惟几先生不忘重情义的彭老，再次专程从东阳赶到瑞安。一出车站，当即便要彭老墓地祭拜。一行人驱车来到平阳县马登山半腰，车靠路边，必须穿过200余米的山间野径，才是彭老的坟墓。

头顶酷暑酷日，脚踏碎石泥路，齐腰荒草掩盖小径，藤蔓枝叶拉扯衣裤。蚊虫阵阵袭来，咬得胳膊奇痒无比。几位壮汉在前手拔脚踏，踩出一条仅可通行的野径，年已77岁的朱先生与夫人一起稳步前行，小心翼翼地来到墓前。

彭老的孙子与几位志愿者拔掉坟头的荒草，摆上鲜花。朱先生伫立墓地片刻，紧接着双膝跪地，虔诚磕头，口念祭祀之辞，泣不成声。那份深情，感人至深。目睹此状，八年前彭老拜祭朱团长的一幕活生生再现在我眼前。

八十多年的铁血深情，百岁老兵的热泪真情，如今在下代子孙心中扎根萌芽。那段浴血奋战抗御侵略者的壮烈豪情，成为我辈及后人永不磨灭的铁血记忆。

当年的抗战英雄日渐归队凋零，他们为了国家与民族存亡与敌人浴血拼搏的精神，胜过正午的烈日，令人热血沸腾。那份战斗豪气与深厚情义，永远值得后人敬仰、弘扬。

旋转的风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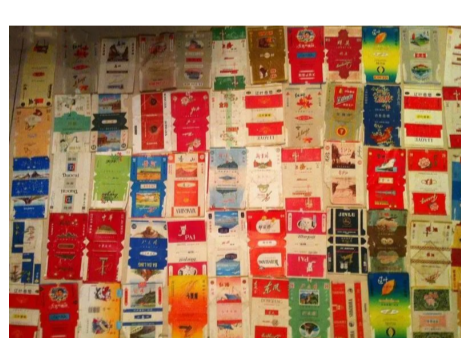
■孔令周

儿童的天性，就是好动，这个生机勃勃的世界，天上飞的，地面爬的，水里游的，无不对他们产生极大的诱惑。我童年时，有一段时间，对旋转的事物产生了迷恋。旋转的陀螺，旋转的铁环，旋转的车轮，旋转，真是无处不在。在不断地滚动中，人渐渐迷失自己，大脑也在高速旋转，其他的思绪消失殆尽，只剩下单纯的快乐，大约这时候的脑海，就如一圈圈涟漪荡开的水面，周而复始，循环往复。

许多玩具，都可以亲自动手制作。那时候，真的是动手天才，包括绘画，譬如有一次家里油漆家具，油漆老司在一扇扇格棚的门上画古戏曲里的人物，我端坐在一张小竹椅上，挨在老司旁边，用老司废弃了的锡纸，一笔笔学着勾勒，那专注的小大人模样，连背着农具准备去田里干活的爷爷也驻足观看，忍不住乐呵呵地夸奖：我孙子，有出息嘞！

那时候，我有收集香烟壳的爱好：我收集了很多很多的香烟壳，看到抽烟的大人就两眼放光，总有办法发现他抽的是什么的香烟，然后暗自盘算，我那个庞大的收集队伍里是不是还缺这一张。为了把香烟壳的纸弄平整，我把它们一张张藏在席子底下，那座像城堡一样的老床就成了我的“宝库”，时不时掀开席子，品鉴一番。这个举动，为后面一件事的发生埋下了隐患：因为隔壁一位宗族伯伯去世，请了一名词师来唱鼓词，这个盲人词师带了一个儿子过来，当天晚上，这个比我大几岁的词师儿子被安排与我同住，临睡前，我抱着半炫耀半讨好物共欣赏的心态，掀开了席子。看着琳琅满目的床香烟壳纸，我看到词师儿子的眼睛都变直了。第二天，我醒来后，悲剧发生了，词师的儿子已经不告而别，连同我的几十张被我奉为珍品的香烟壳纸都不翼而飞。我大哭了一场，第一次领略了人性的险恶。

用香烟壳纸做风铃，是我后来发现的。用一条细竹片，中间穿一个孔，两边各粘上一张对折的香烟壳纸，方向相反，再用一根小铁钉穿过小孔钉在细木棍上，一个风铃就完成了。老屋的东边，是风口，当我举着风铃，旋



转成彩色的飞盘时，心底的自豪与快乐，也在旋转中升华。特别是盛夏的黄昏时分，在习习凉风里，几个孩子举着旋转的风铃，那些风带来的快乐，把我们的笑声吹出老远老远。

制作的技艺，也是日新月异。邻居老大哥发明了一种新的做法，他造出了随开随关的风铃，在不停的旋转中，猛地一刹，那风铃便戛然而止，圆盘的幻影随即消失，只剩下两片香烟壳纸做的叶片悬在空中。这种风铃，让我们艳羡，就好像骑着“凤凰六九”自行车，在迅捷的疾驰中，在你面前突然一刹，抛下一个邪魅的微笑。在小伙伴中，如果你的能力高出一大截，便会得到足够的尊重。老大哥真正成了我们大家伙的“老大哥”。很快，我们的风铃也都“小土枪换炮”，用空心的竹竿替代了木棍，里面穿上铁丝条，有外露的“扳手”，可以随时刹住。

但改良永远在路上。老大哥毕竟是老大哥，他很快又抛弃了我们，推出了“半自动”与“自动”两款。当我们费尽力气追上他时，他已经推出了一杆多头，风铃里的“巨无霸”，手握一条又长又粗的竹竿，头部有六七个风铃同时在转动，不同牌子不同颜色的香烟壳纸，在他面前，旋转成六七个彩色的环，像一大团旋转的彩虹。

或许，在生命最初的经验中，这些旋转的风铃，像炸开的烟花，绚烂，斑斓，点亮了灵魂的夜色，晨曦即将来临，它们是梵高笔下的《星空》，神秘，又带着不可抗拒的感召。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孙道南

我妻平时喜欢在网络上溜达，看看有什么值得捡漏的房子，她想买一套喜欢的房子。同时，我们也经常到一些在建和刚刚建好的小区看看。看了几个新小区，都还不错，气象万千，但同时总会挑出各种各样的毛病：房价太高了，物业费太贵了……倒也不是说责备求全，毕竟是大宗买卖，来不得半点疏忽。

我们看了一些房子，设计得很好，理念也和我们相近。但朝向好的，价格就高。朝向差的，我们也看不上。踌躇了又踌躇，一套套意向中的房子，渐渐名花有主。前后跑了好几趟，找不到感觉，没有太合适的，总因那样的原因放手。算了，再去别的小区吧。

看了不少小区，在建的，建好了等买家的，我们踩着污泥进去，穿过简易楼梯爬上去，在样板房里看朝向，看设计，揣摩总体感受，觉得这套整体感觉可以了，结果发现，小区的设计不大好，地下室车库的入口，整个对准楼幢，就像一把刀，而且整个小区的各楼幢，可能因为开发商出的地价高，尽量多利用，多建一幢，楼幢整体感觉不好，太拥挤。开发商只想尽可能挽回点损失，但购房户也不是傻子，谁会明知道不合适，还去买你的房子？谁都不是傻子。

妻子联系了一些中介。他们生意惨淡，有枣没枣打一杆，陪我们一个个小区走过来。妻子看中一套高层房子，很开阳，四面都能看风景，有江有河有桥有花园。她一下子就迷上了，我们希望中介和房东砍砍价，他说很难砍下价来。你都没讨价还价，怎么就知道不行？我们回来好几天，她还经常提起这套房子，她说，就像中医朋友说的一样，人是讲缘分的，万物都是这个道理。又看了好几套房子，她说，都不如这套房子能给她心动的感觉。

忽然有一天，我看见一个视频，说200平方米以下房子牵线成功，只收3000元中介费。我把视频推给妻子，她联系了中介，听他说话，还是比较稳重的一个人，不会信口开河。她就定向委托他，去找这个房东，10年的房龄，价格说妥了我们就买，这钱肯定能让他赚到。中介大致都有区域划分，这样挖客户，属于跨区域的行为，但偶尔为之也不是不可以。能促进流通，也是本事。他通过手段，拿到系统内数据，联系上房东。

有的人是老天追着喂饭的。双方价格大相径庭，原本没有讲拢的可能。这个中介，以三寸不烂之舌，说动了房东，到中介来约谈。我妻子说，接近我们的目标，就尽快签约，让他赚到这笔佣金。中介说会有办法的。

又等了几个月，房地产市场不断走衰，给房东造成很大压力。中介说，对方是给儿子置的房，儿子在S1线工作，迟迟不愿相亲，房子就这样空置着。她老办企业，周转资金紧张。她虽然自己说没贷款压力，可偶然又说，手里有几套房子想卖，昨天刚脱手一间店面。这些信息，透露出她的紧张情绪。我们也看出她很矛盾，患得患失。

双方在僵持着，不多也不少，都在相互让出一些微利。时间一天天过去，对方原来透露过来的信息，是一种非常高昂的姿态，非400万元不卖。渐渐的，我们感受她的垂头丧气，价格一点点打下来，但离我们的价位，还有一定距离。当她变得烦躁时，就是收网时间到了。再过了几十天，中介打电话过来，她人已到中介所，下午见个面吧。我妻子说，如果价格相差几十万，没必要见面。我们也不着急，现在也不是特别合适的时间。中介说，对方说价格可以谈的，你诚心要买，我愿意再降。于是我们赶过去，中介把我们带到另一个房间，交代我们如此这般，过后我们才和客户见面。面容憔悴瘦削的中年妇女说，我同意你的价格，给我加6000块钱，我就卖给你。6000块钱，是她要付给中介的费用吧，这应该是她最后的倔强和体面了。做人不能赢太多，好吧，我们同意。于是签下合同，付了定金。

拉锯战进行半年多，终于尘埃落定，双方都有舒口气的感觉。半个月后付清过户，她丈夫过来签字，说这房子就跟白送给你一样，谁会想到，被砍下三分之二价钱。我妻子说，你们挂了10年都卖不掉，时间走到了这一步。天时地利人和，是我们和这房子有缘。我们也在帮你们卸下负担。

有朋友知道后，大呼太值得了，你们哪是捡漏，这是捡了个大漏。隔壁一位华侨佬，听到我们这边轰隆隆装修，过来好奇问多少价格，说他女儿归国也想要，但没谈成，想不到现在让你们渔翁得利。

说到底，房子如人，各有缘分。如今我们站在这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里，倒也忽然理解了那位房东曾经的倔强——她守了10年，或许守的也不只是一笔账，更是某一刻窗前的光景。而这间房，辗转至今，终于等来了与它相看两不厌的人。

